

散文

赵佶的杏花

任崇喜

春天来到,首先展示的是花朵的笑容。杏花的确该开了。在我国传统中,杏花是十二月神中的二月花神。

杏树是古老的花木。“展卷令人倍惆怅,杏花春雨隔江南”。相对于桃李之花,杏花的开谢实在让人难以把握,就像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感。应怜唇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氏的本意是写叩访友人未遇只好返回,回头望去,却看到友人种植的杏花出墙闹春,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杏花的秉性。后人读书不求甚解,竟专用最后一句形容风情万种的女子,让人实在无奈得很。“魏紫姚黄各占春,不教桃李见清明。”早开的杏花,在风寒的侵袭下,更易飘零。或许,一片随风而逝的杏花,更能让人愁思满怀。相信眼见红销香尽的杏花,黛玉的内心更是一片荒芜。

因为红杏的别样寓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才更显得清纯。一袭素衣的杏花,恰如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乡下女子,远离都市的霓虹,出现在乡间篱落,风光着,也寂寞着。“绿杨阴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杏花占尽春光,为春着色,让大地春回,唤醒春天更多花朵的笑脸。妖娆的桃花有单瓣、复瓣之分,而杏花似乎只有单瓣的,清静寡淡,色淡香幽,让人勾不起更多的兴致。

有一个人,连这样清寡的花朵也是不敢看

的。作为一个国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觉,他体会得更深。他的名字叫赵佶,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说起他,人们不免有些感叹——天生一个艺术才华出众的人,却偏偏生在了皇室。

他见到的杏花不在北宋都城东京,而在他被金兵押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北行的途中。看到杏花,他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北国的杏花要比中原的杏花绽放得晚。作为一个有独特眼光的艺术家,赵佶看到途中那些开放的杏花,如同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缱绻,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还晕染上淡淡的胭脂。这一朵朵活色生香的杏花,似乎是妆束别致、美貌绝伦的仕女,连天上宫阙里的仙女也比不上。

当年的东京,何尝不是此般一派清明上河的盛景呢?

那时的东京“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宝,万国咸通”,赵佶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歌”。作为一个浪漫艺术家,赵佶宽容不遵纪守法的浪漫艺术家。大书法家米芾目无尊礼,对皇帝及内侍均不恭敬,他竟然称赞说:“对俊逸之士,且勿用礼法来拘束。”为了满足私欲,他以倾城倾国倾天下之力,花费几年的光阴,让平注的开封城东北角凭空增添一座大型皇家御园,一座北宋王朝的文化景观——艮岳。艮岳占地750亩,有40多个景点,处处堪称登峰

中州民俗

花朝节与花文化

连航

由于气候时令的影响,各地的花信时间不一,此时的一个重要民间传统节日花朝节的日期也因地而异。

中原地区的花朝节为农历的二月十二。花朝节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或“挑菜节”(采摘野菜祭祀),是汉族的传统节日。旧时,花朝吉日,家家都到花神庙去烧香并晒晒各类种子,以祈求花神降福保佑花木茂盛。因古时有“花神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故这天又是生殖崇拜的节日,人们在这天也祈求子孙繁衍,日丁兴旺。这天,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在观景赏花中饮酒赋诗,游春扑蝶,称为“踏青”,闺中姑娘则剪五色彩笺,取红绳把彩笺结在花树上,谓之“赏红”。

世界上像我国这样定出花的节日的民族是不多的,可见,中华民族对花的热爱有悠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的花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传统艺术之一,花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插花”、“簪花”、“花诗”、“花绘”和民间的“蒸花糕”。我国传统的插花艺术强调自然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和宗教之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这就充分反映了插花文化在民间的影响。早在汉代以鲜花簪首的习俗就已经出现,苏轼曾描写老人簪花的情形:“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可见,簪花之俗作为一风尚也是历久不衰的。我国的传统节日大抵与饮食有关,花朝节更不例外。在唐代,这天人们采集百花和米捣碎,蒸制成糕的民俗分外流行。作为农耕民族,我们对大地上的植物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后世诗文、绘画与花草更是有着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仍被画家、诗人、剪纸艺人等看中的梅花、兰花、菊花,已基本成为固定题材。爱是中国人传统,古往今来,人们或插花簪花,或赋花诗绘花画,或品尝花糕的美味,并赋予其各自的文化品格和意义,被定格为中国人的人文情怀。

如今,花朝节在本土正在退化缩水,在这个艳丽芬芳,老少皆宜的日子,我们只有热爱春天,珍惜春天并挖掘与花朝节相关的深刻文化内涵,才能让花文化一直散发淡淡的幽香。

文明郑州·“非遗”名录

麻纸制作技艺

左文

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做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曾推动了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为世界文化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密市大隗镇以纸坊村为中心,包括大庙、大路沟、窑沟、观察等地,是过去新密地区手工造纸的中心区。这里的造纸秉承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技术,利用当地特产的桑树皮、构树皮和稻草做原料,生产的手工棉纸、白麻纸,纸质优良,是书写、绘画等的极好原料,曾畅销北京、上海、东北、内蒙、汉口、四川等全国各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当时的手工造纸为基础,发展起了新密市造纸业的基础,使大隗镇也有了“中华造纸第一镇”的称号。

据史料记载,新密的民间手工造纸,始于宋金时期甚至还要更远,最早是用湖北云阳的菟花所造的“菟纸”,明清以后用当地

所产之桑、构树皮和稻草做原料生产棉纸、白麻纸。工艺流程是把桑、构树皮经浸、泡、蒸、晒、洗、淘、碓、切、踏等工序,制作成“糞”料;再用稻草经捆、糙、打、蒸、醃、溜、晒、碾、撞等工序,制作成“浆”料;再将二者即皮料和草料,按比例混合,踩成糊状,兑于“陷坑”之中,经“打陷”抄纸、扫纸诸项工序,最后制成以捆为单位的成品纸。

新密的手工造纸,解放后六七十年来,曾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作坊上千家,人员近万人。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工业造纸的先进技艺在大隗飞速发展,使这一传统的手工造纸技艺,渐渐地萎缩,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在那有限的部分需求之中,还保存了原始的技艺,延续下来。目前已处于渐渐绝迹的危险。

2009年,麻纸制作技艺(手工造纸)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麻纸制作技艺原料——构树皮



麻纸制作技艺传承人黄保灵正在抄纸



“中国文化之美”系列 李丽铮

《唐诗之美——快意淋漓歌大唐》在泱泱大唐诗歌的花海中,作者撷取30位极具特色诗人,以每人的一句不常见而又浓缩了诗人个性的诗句为题,以一首诗为窗,轻轻打开,整个大唐绚烂的诗意天空映入我们眼帘。这片星野时空交错,那些闪烁着灵性与才情的诗人的一生或片段如历史剧般一幕幕倾情上演、闪烁、归寂,而他们的一吟一唱却闪烁着诗意的光辉,历千百年不落。

郑州地理

马楼村

马楼村位于郑东新区,分布在金水东路与京港澳高速公路交汇处东北部,京珠高速公路穿村而过,郑开大道依村通过。相传当地最早有马姓人家移民到此居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村庄,村名遂定为:马村。马姓人口进一步增多,有几家经过艰苦创业,成为村里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家中建有楼房,成为当地一景,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于是,村名便由“马村”更名为“马楼村”至今。

马家庄村

马家庄村位于郑东新区,分布在中州大道东、农业路北。

传说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现村址北

面800米处有个叫大营的村庄,当时是驻军屯兵的场所。大营紧邻沙岗,由于受冬、春干燥西北风的影响,沙岗由西向东逐年滚动蔓延,沿岗居住的农户只得东迁。其中马姓人家由大营搬出,在南面另建一新村。因村民以马姓为主,故称村名为:马家庄,简称马庄。马皮靴村位于郑东新区龙湖北部,是小郭村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村名的演变颇为戏剧性。相传当地原名叫老李庄,村东有座关帝庙,村西有一马皮庙。马皮是中国神话人物之一,清乾隆年间,马皮庙比较盛行,各地均建有大小不同规模

郑州带马字的地名

王瑞明 郭增磊

传说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现村址北面800米处有个叫大营的村庄,当时是驻军屯兵的场所。大营紧邻沙岗,由于受冬、春干燥西北风的影响,沙岗由西向东逐年滚动蔓延,沿岗居住的农户只得东迁。其中马姓人家由大营搬出,在南面另建一新村。因村民以马姓为主,故称村名为:马家庄,简称马庄。马皮靴村位于郑东新区龙湖北部,是小郭村管辖的一个自然村。村名的演变颇为戏剧性。相传当地原名叫老李庄,村东有座关帝庙,村西有一马皮庙。马皮是中国神话人物之一,清乾隆年间,马皮庙比较盛行,各地均建有大小不同规模

马皮庙

马皮庙。老李庄的马皮庙仅有用七块石头垒砌的一间房,俗称七石(十)一间无梁庙。清光绪三年(1877年)春,因旱情严重,老李庄村民重修马皮庙,并唱马皮皮求雨。此间,主角演至马皮“舞刀弄棒向龙王求雨”一折时,演员不慎飞了一只靴,露出了脚丫子,情景十分尴尬。演员急中生智,神情自若,一边喊,一边喊“我马皮要穿靴,要穿靴,要穿靴”,从而使演唱得以顺利进行。事后,马皮靴的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久而久之,“老李庄”的村名被人遗忘,马皮靴却逐渐被作为村名叫响。2012年初,为支援龙湖开挖,马皮靴村已整体搬迁。

名人轶事

郑板桥标点救孤寡

于国源

郑板桥曾在山东潍县任县令,他曾有几个标点救了可怜的孤儿寡母。当时有位富绅,妻子死后,晚年时又娶了个年方十八的姑娘续弦。他七十岁的时候,小妻子又生下了儿子,不久,这位富绅就死了。他临终时,曾写下了遗嘱,让人在他死后再打开。因为老人的遗嘱没加标点,惹来一场纠纷。他前妻生的女儿早已经出嫁了,女儿女婿看了父亲的遗嘱后,认为父亲的意思是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他们,还说后母生的孩子并非父亲亲生,要把他们母子赶出家门。他们认为父亲的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产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那位年轻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不仅分不到遗产,还要面对着流言蜚语,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只好去找郑板桥告状。郑板桥在作了详细调查,了解了实情后,对孤儿寡母非常同情,就用朱笔将遗嘱圈了几下,当众宣读:“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是也。家产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家产尽归孤儿寡母所有,富绅的女儿女婿再也无法可说。

刘华清

透过海湾战争的硝烟,刘华清洞悉了失去海洋竞争对手的美国海军精心策划的由“在海上”战略转变为“从海上……前沿部署”海军作战纲要的全部精义;把航母战斗群的高度机动性、隐蔽性和突然性,与巡航导弹、舰载机和空地导弹的突击威力、破坏威力相结合,以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取代传统近距离的人力及武器装备,以海空一体的对海作战,对陆支援作战变为海空远程对陆突击,从而开拓出“海空一体”作战的崭新模式。如果说,海湾战争带给刘华清的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的话,那么,发生在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则将“屈辱”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刘华清的心里。1993年7月23日,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同时,美国向“银河”号所在的国际公海,派出了两艘军舰和五架直升机。8月4日,中国在经过调查后,明确通告美国:“银河”号没有装载违禁化学品。美国则声称情报绝对准确,坚持要对“银河”号进行检查。8月28日,中国同意美国派专家,以沙特政府技术顾问的身份,对停泊在沙特达曼港的“银河”号进行检查。

号进行检查

“窝囊!”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日后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连续17次用这个词来表达当时的感受。“两害相权取其轻”,沙祖康坦陈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两难处境,“拒绝,我们就要背黑锅,窝囊;让他们查,我们受到了侮辱,也窝囊。但是两个窝囊中选择了第二个。一旦真相大白,没有违禁化学品,那窝囊就是他们的。”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登船检查,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检查报告是沙祖康在北京写好的,只把日期和名字空着,叫美国代表签字。结论是:“检查表明没有亚砷酸和硫二甘醇这两项违禁化学品。”但美国代表提出了修改报告的要求。“一下子的阶级斗争觉悟就上来了,果然你想搞阴谋!”接受媒体采访的沙祖康情绪激昂。但出乎他的意料,美方在检查报告上添加的是“彻彻底底查”“断然表明”和“根本没有”这些字眼。“你犯神经病了,有你这么写的吗?”因为太好了,好得令沙祖康怀疑其后面有阴谋。阴谋并不存在。美国要求检查的依据是中情局的情报,检查的结果却表明情报全错。负责检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非常恼火,他要通过这份报告来表明:他们的检查是认真负责的,错误在于情报部门。由此,美国中情局二把手丢了官,受到应有处置。尽管美国最终屈词穷,威风扫地,但中国也蒙羞受辱,颜面尽失。在中国已经迈向海洋世纪的今天,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要有效捍卫自己的海洋主权和权益,还必须有能力维护自己在海外的权益。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昭示我们,一个不能拥有海洋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一个不能走向海洋的国家,是难以登上大国舞台的。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成为海洋强国!更令刘华清不能容忍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耀武扬威的霸道行径。1995年,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默许下,李登辉借访美之机,公然鼓吹“台独”。为警告李登辉不要一意孤行,中央军委决定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导弹演习。然而,演习期间,美国竟将其太平洋舰队的“独立”号

连 载

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开赴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公开宣称,其部署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这是明目张胆的武力恫吓,是对中国主权的蛮横践踏,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台湾及其周围海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天经地义,与美国何干?然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全球化也好,信息化也罢,只要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康德所描绘的“永久和平时代”,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法则”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南沙主权纷争也好,台湾统独斗争也罢,最终的较量在实力。南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可否认。但严峻的现实是,南沙正在被瓜分,“台独”闹剧愈演愈烈。要砍断那些见利忘义觊觎者偷抢掠夺的魔爪,粉碎那些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分裂国家的妄想,退阻那些惯于伪装成“国际裁判”的霸权主义者武力干涉的企图,就必须在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加速锻造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舍此,别无他途!捍卫南沙主权需要航母,维护台海和平需要航母,扑灭四方火海需要航母,保障海外权益需要航母!美国第42任总统里根曾不无得意地说:“航空母舰是国际政治的笔尖。”这句话他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出的下半句就是,这支用航母舰队铸就的“政治笔尖”,是专门用来书写美利坚强权意志的。自冷战以来,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和热点危机时,美国历任总统挥舞的第一支“撒手锏”,就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刘华清曾先后出访美、法、英、意、俄等发达国家,并曾考察这些国家的航空母舰。其中,法国海军参谋长莱恩哈特上将关于大国地位与海军战略的一番谈话,给刘华清留下深刻印象。莱恩哈特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第一是法国要不要拥有一支独立的核力量?第二是国际上发生冲突法国要不要介入?从国会到总统上下下争论好几年,最终结论是都要。国家战略一定,海军装备跟着上。一是造了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红宝石级),配属的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一万里;二是开工建造两艘“戴高乐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四万吨级,载机40架。这样不论世界任何地方有事,一旦需要,法国的航母带着核潜艇、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就可以遂行国家意志,显示法国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海湾战争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实际运用。”莱恩哈特说,“攻打伊拉克,美国国力足够,法国为什么要去?就是显示存在。”刘华清登上法国在建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此时他已80高龄,且患有腹主动脉血管扩张之疾,只是他本人不知详情。出国前,医疗专家反复叮嘱随行工作人员,尽量减少首长长时间步行或攀高塔等参访活动,以防不测。然而,登上航母,他不顾随行人员劝阻,执意攀登甲板上层建筑,一层一层地看得那么仔细,一层一层地看得那么详尽,直至最高的第九层。刘华清毫不怀疑,在“霍布斯法则”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下,航母就是大国地位的“护身符”。



刘华清